

蓮花的名字，名字的蓮花（下）

看進「南區文學徑」風光之二

■ 文：劉偉成





拘禁戴望舒的域多利亞監獄現已成為歷史建築，開放給公眾參觀。

戴望舒在愛情方面總是有點失分寸，他對第一位戀人施絳年是激情的決堤，對穆麗娟卻是平淡的充實，兩極的表現最終都是慘淡收場；但在民族大義上，戴卻表現得堅定不移，絕不動搖。1942年，香港淪陷，詩人遭日本軍隊關押，他在〈等待（二）〉中寫到自己給嚴刑盤問的情況：

塚地只兩步遠近，我知道
安然佔六尺黃土，蓋六尺青草；
可是這兒也沒有甚麼大不同，
在這陰濕、窒息的窄籠：
做白蟲的巢穴，做汙腳缸，
讓腳氣慢慢延伸到小腹上，
做柔道的呆對手，劍術的靶子，
從口鼻一齊喝水，然後給踩肚子，
膝頭壓在尖釘上，磚頭墊在腳腫上，
聽鞭子在皮骨上舞，做飛機在樑上盪……

多少人從此就沒有回來，
然而活着的卻耐心地等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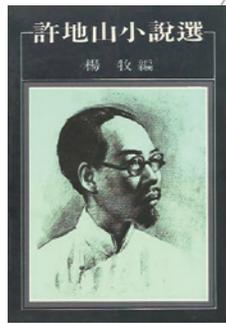
讓我在這裏等待，
耐心地等你們回來：
做你們的耳目，我曾經生活，
做你們的心，我永遠不屈服。

這首詩令人熱血賁張之處不在於那些酷刑的描述，而在於之後詩人以冷靜得彷彿與自己無干的筆調表示自己願意等待，願意做好倖存者的本分——代替逝者而活、繼續抗爭，絕不輕言屈服。以現今心理學者的眼光看來，詩人表現了創傷症候羣的心理陰影，總覺得自己要連逝者的分兒也活下來，而且無論怎樣活法都有負寄望，覺得自己雖生猶死，不該是上天點選的幸運兒，合該在那時一塊兒犧牲，這樣至少算得上雖死猶生，與有榮焉。讀這首詩，除了為詩人感到憐惜以外，大概也會慶幸自己不用面對這些創傷，提醒自己要珍惜現有的幸福。

經歷如此拷問，表現出上述症候羣的意緒自是理所當然，然而在戴望舒未入獄以前，這種意緒已不時在詩中突顯出來，例如他的代表詩集《望舒草》的壓卷之作〈樂園鳥〉便是。詩的首段是：「飛着，飛着，春，夏，秋，冬，/晝，夜，沒有休止，華羽的樂園鳥，這是幸福的雲游呢，/還是永恆的苦役？」末段是：「假使你是從樂園裏來的，/可以對我們說嗎，/華羽的樂園鳥，/自從亞當，夏娃被逐後，/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？」樂園鳥是人心墜落的倖存者，依然可以自由往還伊甸跟塵寰，仍可仰止那人類至高至純美的精神境界，所以說牠幸福；但另一方面牠卻由於遺世獨立而感到無助孤單，所以又說那是苦役。〈樂園鳥〉所表現的孤高心志跟屈原〈離騷〉所表現的可說是同出一轍：「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；鸞皇為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」望舒，是神話中月神的御者，正是詩人名字的典故。〈離騷〉中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神話角色，而詩人獨選月神的御者自居，我認為一是因為「月神」有以高潔心志抵禦黑暗的含蘊，二是「御者」表達了甘作時代先驅的勇氣。這兩種意緒在詩人寫獄中景況的詩如〈獄中題壁〉及〈我用殘損的手掌〉等作品中尤其明顯，可說是「雨巷詩人」的另一個精神面貌，這也是為何《戴望舒詩選》中「望舒草」及「災難的歲月」兩部分詩作會有這樣大的不同，

而〈樂園鳥〉就彷彿是兩個精神面貌的轉捩點——香港就像〈樂園鳥〉：「林泉居」象徵了詩人「雨巷詩人」的一面，中環的「域多利亞監獄」則令人聯想到詩人作為月神御者的一面。

災難能考驗一個人的意志和品格，姑勿論「雨巷詩人」用情是否專一，但作為月神的御者，戴是蠻稱職的。羅孚在〈葉靈鳳的後半生〉中替葉靈鳳申辯時指：「葉靈鳳這時候和戴望舒還是好朋友，抗戰勝利以後兩人依然是好朋友。戴望舒是被日軍拉去坐了牢的人。以他的愛國立場，是不會和一個落水做漢奸的人一直保持友情不變的吧。」不錯，戴和葉都是清蓮，長於污泥而能秉持高潔的心志。



數的債一般。我有好的衣食，總想先償還他們。世間若有一個人吃不飽足，穿不暖和，住不舒服，我也不敢公然獨享這具足的生活。」研究許地山多年的

小思寫道：「許地山不是個轟轟烈烈的鬥爭英雄，卻是個踏踏實實不欠債的人。」這可說是對許地山一生最中肯的注腳。

如果讀完〈債〉以後去翻許地山的力作《道教史》，便會發覺這種「踏踏實實不欠債」觀念，可能源自道家的思想：

生活要求簡易，欲望要儘量排除，就是道家所謂「葆真」的工夫。人一有了欲望，便想去求滿足，從欲而「得」，從得又想多得一些。欲得之心日盛一日，不安寧的生活因之而生。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」，就是清心寧志的工夫。世間一切的作為都是根於「我想做」這個念頭來的，故愈有作為愈多欲望。所得愈多，欲望愈大，對於所作愈不知足，而精神上的苦痛敵不住獲得時的愉快。一不愉快，心便亂了。從需要方面說，所造作的愈多，需要之量也隨着增加起來。人本是可以簡易地過日子的，但因我們的祖先對於物質上的要求不已，以至形成今日煩瑣的生活，使人與外境的關係愈來愈深切，甚至有缺乏了些少便有不能生活的情形，《老子》說：「少則得，多得惑。」

全性葆真的清蓮 許地山

眾所周知，許地山的筆名是「落華生」，這該是源自他的名篇〈落花生〉。筆名以「華」代「花」，就像「蓮花山」變成了「華山」一樣，彷彿跟「中華文化」多了點淵源和牽絆。這確也是許地山的寫照，他即使到了香港這個已經割讓了出去的地方，依然選擇在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裏任教。許地山在文章中點出了「落花生」的情操：「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偉大、體面的人了。」如果想知道怎樣去做「有用的人」，那麼不妨一讀許的另一篇散文〈債〉。讀後便會知道所謂不做「體面的人」，不單是不重錦衣美食，還得知所回饋：「我看見許多貧乏人、愁苦人，就如該了他們無量



薄扶林道中華基督教墳場的許地山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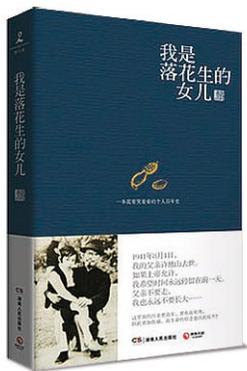


許地山任教的香港大學鄧志昂中文學院

上面所謂的「葆真」，該是指楊朱「全性葆真，不以物累形」的主張，簡單來說就是教人要「重生輕物」，而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」的故事，便最常被用來闡釋楊朱思想。這個故事有兩個解釋，一是只要他貢獻出身上一根毛，便可以獲得天下的利益，他不肯；二是只要他的一根毛，便可以使天下人受惠，他也不肯。許多人批評這是「貴己」的極端行徑。我倒覺得如果循上引的《道教史》的思路去想，這句話的意思是假如每個人都泯除以小搏大、巧取豪奪的心態，不去佔別人的便宜，而且都好好保全生命，這樣天下便大治了。若以《愛蓮說》的句子來呼應，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「亭亭淨植，不蔓不枝」，那麼自然便可達至「返樸還淳」的精神境界。

許地山的幼女許燕吉曾在自傳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兒》中憶述：「家裏也常有人來找爸爸，我們管這些人叫『求幫的』。爸爸媽媽總是盡力滿足他們。記得只有一位，爸爸沒幫助他。那是個中年男子，穿的西服，來了就對爸爸說英語。爸爸很生氣，說中國人和中國人，為甚麼說英語，請他走……爸爸說，他最恨這種拿外國話抬高自己的人，也就是仗着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人。」由此可見，許地山強調「不欠債」是律己的方寸，因為他知道世界是環環相扣的綜合體，自己受益

了，一定有人在某角落受了虧，所以他才會說看見窮苦的人，便覺自己是欠了債一樣。正如許燕吉憶述，許地山總是盡力去幫人，致使每個月餘錢甚少，儲蓄不多，致使他猝然過世



時，家裏便變得拮据。儘管如此，對於那些不幫助別人，卻肆意佔人便宜的人，他是不會盲依的。

南區文學徑上，許地山墓的「地標創作」名為「樸」，創作者以方石外形來表現主題，我倒覺得方正的外形是律己的規矩；嵌在方石中央隙縫中的兩顆白圓就像花生顆粒：一顆是代表自覺虧欠世人的債，另一顆是他償還的功德。兩顆花生粒是同樣的大小，同樣的潔白，象徵着高潔的心靈平衡。在《落花生》中，作者寫道：「它（花生）只把果子埋在地底，等到成熟，才容人把它挖出來。」這就像埋在污泥中的蓮藕一樣。在道教中，因蓮藕由頭到尾都「有用」，具豐富的營養和藥用價值，所以有「靈根」之稱。

南區文學徑上的蔡元培墓、林泉居舊址、許地山墓，標記的是三個崇高的名字的故事。他們的名字散發着蓮花的高雅氣質，香遠益清，又從中華文化的內蘊中萃取精粹，向我們展現君子的本相。容許我以梁秉鈞《晷葉》的首段來作總結：

蓮已是陳言，若果
我們不能找到自己的
種子，開出新的花。
指着這顫動的微紅的尖端，你說
這是芙蕖，你說這是菡萏
叫它許多好聽的名字
美麗而輝煌的名字
跟我沒有關係，美麗而輝煌
又有甚麼意義呢？

不錯，如果這些蓮一樣高貴的名字，沒有進到我們心中，跟我們的生命產生化合作用，又有甚麼意義呢？這些名字即使在香港留存下去，又有甚麼意義呢？

